

母亲的“花样新年”

□王国梁

母亲喜欢花,说喜欢都觉得不够,应该是痴爱,就是爱到极致的那种。她对花不挑拣,几乎所有的花都爱。她总说有了花,日子过得有奔头。可我们北方到了冬天,花就枯萎了。不过母亲总会想办法用花装点生活,尤其是新年到来的时候,她必定要过个“花样新年”。

我们小时候,冬天寻不到花,母亲会养些青蒜当花看,这种做法类似文人雅士的“岁朝清供”。母亲可没听说过什么岁朝清供,她只是单纯喜欢花花草草。其实所谓的岁朝清供,并非文人雅士的专属,每个人都有用花草装点新年的愿望。给新年增添点儿新气象,就会觉得新的一年过得非常美好。后来生活条件好点了,母亲每年都要买一盆水仙花,过一个“花样新年”。

母亲的“花样新年”,在近些年里有了一定排场和规模。大概是十年前,家里的日子富裕了,有条件买很多花了。老家附近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花卉市场,里面各种各样的花都有。母亲特别开心,可劲儿买花。我们打趣说她是“野蛮消费”,她不懂什么叫野蛮消费,但知道是使劲花钱买花的意思,就说:“冬天买花的时候真开心,觉得把春天都买回来了。”还别说,母亲的话蛮有诗意的。

新年时,母亲的屋子里摆满了花。窗台上,茶几上,沙发一侧,甚至床头,到处是花。花的种类繁多,水仙、风信子、满天星、蟹爪兰、红掌、君子兰,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来。母亲对这些花了如指掌,把它们养得特别好。我提醒母亲,有些花不适合养在室内,对身体不好。母亲说:“不养在屋子里咋办?放到外面就冻坏了。”我家老屋只有一间屋子通暖气,母

亲把花全放到这间屋内,晚上跟花一起入梦,她觉得很满足。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,确实有些花不适合养在卧室。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,我把西头的房间也接通了暖气,这样可以把西屋当个专门的花房。这下母亲高兴坏了,直夸我孝顺。看来孝敬父母,关键是摸透他们的心思。

冬天有了专门的花房,母亲的养花热情更加高涨。她打造的“花样新年”,也更加缤纷多彩。这不,新年要到了,母亲一趟趟往花卉市场跑,又开始了“野蛮消费”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母亲的追求也越来越“高大上”。以前她都是养一些便宜花草,有青枝绿叶或者能开花就行。在母亲看来,每一棵花草都值得珍爱。不过这几年,她尝试着养一些牡丹、兰花、金橘之类的,养得也非常好。尤其是今年,她开始注重选一些有美好寓意的花,比如富贵竹,寓意新年富贵满堂,还有发财树和鸿运当头等等。有了这些寓意丰富的花装点新年,家里越发喜气洋洋。

温暖的阳光照进窗子,母亲坐在花草中间,笑眯眯地看着花儿。水仙花长势喜人,蟹爪兰已经花开一片,兰花也幽幽地开起来了。母亲轻声细语地说:“有了这么多好看的花儿,日子才像日子呢!”她像是跟自己说,也像是跟花草说。有空的时候跟花草们说说话,成了母亲的一大乐事。

前几天,我去花卉市场买了一盆长寿花,当作新年礼物送给母亲。这花的寓意是健康长寿,吉祥安泰。有了这盆新年之花,母亲开心得嘴都合不拢了。岁岁年年,我能陪母亲过一个又一个“花样新年”,也是一种幸福。

(作者:保定市满城区居民)

春归有期

□韩冬

在四季分明的北方,每一季都固有独特的气质,虽然年年岁岁风景相同,却因不断流转、交替变更而饱含新意。而每一个节气,就像一个个标签,对岁月均匀划分,装饰在时光的墙壁,诠释着阴晴冷暖的万种风情。

冬至已至,这一天,在我们的世界里,夜晚长到极致,用漫漫长夜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。冬至已至,天寒地冻,三九隆冬,寒冷已无以复加。

此时的季节具有冬天的物象,如果再下场雪那就更加应景了,锦上添花般渲染气氛。天地间弥漫着寒冷与苍茫,树木萧条,百草枯萎,天地辽阔,冷峻寂静,寒冷仿佛打败了所有的植被与生灵,骄傲地主导着主旋律。

冬至是一个长短转换的节点。在这一天同样孕育着一丝希望,一缕光芒。夜虽然漫长,气温虽然一如既往的低,毕竟,太阳在回返,虽然遥远,白天会一点点变长,夜晚会一寸寸缩短。每过一天,光明和温暖都会靠近一些。所以,满眼的黑暗与寒冷意味着已知的转变。古人说:物极必反,否极泰来也同此理吧。

天地万物总在变化,给心里一份期许和暗示,就有一份情感的安慰和补偿。

在每个漫长的夜晚,总有无尽的情绪在滋生。夜深人静时,坐在一扇窗前,点一盏灯,一窗橘黄;倒一杯茶,满屋清香;读一本书,气定神闲。冬至,夜晚最长,回忆最多。一年的点点往昔,喜怒哀乐,都会在月朗星稀的夜晚涌上心头。

冬天虽冷,如果不用心靠近寒冷中的每一个细节,怎会懂得来年繁花盛开的深刻含义。不争一时之长短,漫漫长夜,积蓄力量,韬光养晦,待春暖花开时,才会不失时机。

日子在不停地走下去,一生总有快乐之时,也有忧伤之际;有山重水复,也有柳暗花明,能包容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。

春夏秋冬,周而复始,每个季节的到来都是缘分,可以做相应的事情。春种夏长,秋收冬藏,遵循大自然的规律,也接受生命的所有内容,学会隐忍和等待。

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”冬至是一个节气,更是一种无声的警示,提醒着每一个有心人:冬至已至,春归有期。

(作者:石家庄市新华区居民)

馅饼的味道

□赵郁儒

距我们村南八里远,有个叫荒佃庄的小镇。说是小镇,实际是个大村儿。逢农历二、七为集市。我偶尔尝到的山楂、酸梨、糖块儿,都是从这个集市上买来的。

记得大概八岁时,在我的缠磨下,妈妈带我步行八里路去赶集。

集上热闹极了,各种招徕买主、讨价还价的叫喊声等夹杂在一起,让人感到新奇而亢奋。集市在村中央洼地,大致成等腰三角形。两斜边高坎处是供销社。底边高坡上并排有五棵大柳树,有的枝干已干枯。中间一棵柳树下面,有一并逢集日才开张的小饭铺。

最高档的饭食是馅饼,面是纯白面,馅里有肉。馅饼直径大约两寸,被烙得焦黄,上面汪一层油。我闻着馅饼的香味,耳听馅饼师傅用铲子敲击饼铛“伴奏”的吆喝,不停地吸鼻子,连连咽口水。我知道妈妈兜里的底细,不敢开口提出尝尝馅饼的要求,只好拽着妈妈的衣角,瞥一眼走开。

忘记过了多长时间,又跟妈妈赶集。过了中午,才把背去的东西卖完。妈妈领我到饭铺前,从贴身衣服兜里掏出用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几张小额钞票,拿出一毛钱递过去。馅饼师傅用一片两寸见方的黑黄色纸包上一块馅饼,送到我手中。

我把馅饼凑到鼻子前,真香啊!我先让妈妈咬一口,自己慢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、嚼着,充分享受馅饼的美味。肚子就像往里吸一样,馅饼不由自主地往下跑,转眼就只剩下那片纸了。我真恨自己吃得太快。我舔着纸上的残渣,咂着嘴,心想:天下最好吃的就是馅饼。等我长大挣了钱,一定和妈妈好好吃一顿。敞开肚皮吃,能吃多少就买多少。

当兵入伍,一晃三十年。馅饼的故事已经淡忘。

前些日子重回故里,应人之邀,乘一位同学的车,沿平坦公路来荒佃庄赶集。一看,全变了:原来的平房建成楼房。集市按经营商品种类搭起棚、圈起墙。“三角形”底边上,大柳树没了。小饭铺变成大饭馆,一溜五间三层楼房,红、绿、白相间的水刷石,在太阳下格外醒目。

目睹家乡巨变,耳闻浓浓乡音,又勾起小时候妈妈花一毛钱为我买馅饼的记忆。想起幼时夙愿,我提出:“吃馅饼,我请客!”

馅饼端上,还是当年的样子,焦黄焦黄,上面汪一层油。我顾不上招呼别人,夹起一块几口就下肚了。再吃第二块,嚼着馅饼,觉着“没啥意思”。

我借口离开饭桌,来到里间,与做馅饼的师傅闲聊。当天顾客不多,师傅讲得滔滔不绝:“这馅饼在我们家传了四代,你以前吃的是我爹做的。”

他接着说:“别看现在两块钱一块,质量比原先可高了,有一级海米、上等海参、优质鲍鱼,连肉、香油、酱油都有讲究,可不像以前瞎凑合。”

回到桌上,咬一口馅饼,却怎么也品不出当年的味儿来。

人的口味变化这么大,这么快,追求又是这么无止境。思忖良久。此次回家,还了儿时的愿,同时也得到了些警醒。

近些年,走遍大江南北,尝过京、鲁、淮、川、粤各味,哪回都没有像吃妈妈用一毛钱买的馅饼那么深的印象和感觉。怎么保持当年吃馅饼的那种印象和感觉?可能再也体会不到了,或许那种感觉已永远留在梦中。

馅饼,家乡荒佃庄集上的馅饼,妈妈花一毛钱买的馅饼啊……

(作者:石家庄市居民)

城市微生活

心存感恩

前段时间,女儿所在的幼儿园组织了一次亲子游学活动,旨在让孩子走入大自然,领略世界的美好。听女儿讲,这是他们升入小学之前最后一次野外郊游活动。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,打算届时带女儿一起畅快游玩一天。

报名的当天下午,我还在工作,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,询问我是否报上了名。电话中,我回复女儿报名已经完成。女儿说道:“妈妈,谢谢你!”我随即问她:“谢我什么啊?”

“谢谢你肯请假带我参加活动。”闻听此言,不由一阵欣慰和感动,女儿懂得“感恩”了。

——@高慧琳

记录城市生活,品味人间真情,欢迎本地作者投稿,并注明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,来稿请发送至邮箱:yzwbcsbj@126.com。

服务信息 ◆微信办理 wb99ok
yzwb_36524
◆广告咨询 8862 9347

旧房装修 老房翻新 红马甲疏通高压清洗
铺砖 刷墙 水电 门窗 专业上下水电,暖气
惠民热线 83536856 安装维修 15832176896